

# 郭沫若與毛澤東

(本文插圖刊第9、67、68頁)

●萬全

## 強調甲申三百年祭

說起郭沫若與毛澤東的關係來，那是十分微妙而又富有戲劇性的。記得紅朝建立初期，郭沫若曾大肆攻擊胡適，說：「他由學術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蔣介石兩人一文一武，難弟難兄，倒真是有點像『兩峯對峙，雙水分流』。」其實用這話來形容他自己與毛澤東的關係，倒是句句適用，非常貼切的，至多只有小小的一點不太切合，即毛澤東比郭沫若小一歲，難於稱兄。不過這無所謂，斯大林只比他大十三歲，他不是在那詩中照樣寫出「多謝斯大林爺爺」的名句嗎？

郭沫若與毛澤東最初相晤，是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廣州林伯渠家，他是應邀去廣東大學（後改為中山大學）任文科學長。當時毛澤東和林伯渠都是國民黨員，且在國民黨中央任職：一個是宣傳部長，正在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另一個是中央執行委員兼農民部長。毛澤東自然知道郭沫若是新詩人，他見郭沫若是新詩人，他見郭沫若來乍到，便與之大談廣東的現狀，可惜郭的耳朵背得厲害，至多只聽清楚了兩三成。後來郭

沫若曾援引太史公對留侯張良的讚語「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觀如婦人好女」，來比喻毛澤東初次留給他的印象：「吾於毛澤東亦然。人字形的短髮分排在兩鬢，目光謙抑而深沉，臉皮嫩黃而細緻，說話的聲音低而婉婉。不過在當時的我，倒還沒有預計過他一定非『魁梧奇偉』不可的。」

此後不久，郭沫若即應毛澤東之邀，往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作報告，並擔任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他還會與毛澤東同赴東山青年會演講，兩人異口同聲痛斥東京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長馬伯援的言論，竭力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護。這期間，蔣介石正在主持黃埔軍校，郭沫若亦曾應邀去作過報告，並由國民黨政治部秘書長孫炳文介紹，加入了國民黨。禮賢下土的蔣公，常於晚間去東山龜崗郭沫若的寓所聊天，在思想上不斷給予啓迪和開導。郭沫若觀望了一陣子，終於決定跟隨蔣公北伐，而與毛澤東握手告別。不久於北伐途中又在武昌與毛澤東匆匆見了一面，以後就各奔東西，暫時失去了聯絡。

待到次年南昌暴動後，郭沫若與周恩來、賀

龍等人接上了關係，隨即由周恩來和李一氓介紹，加入了共產黨，在背叛國民革命的道路上愈走愈遠，以致受到國民政府的通緝而逃亡日本。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蔣公捐棄前嫌，召喚他回國，本想讓他有個將功補過的機會，不料他仍跟共產黨亦步亦趨，先後以其所撰「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歷史劇借古諷今，將他胸中對國民黨的怨恨通過屈原等歷史人物的口發洩出來，把矛頭直指指向以蔣公為首的國民政府，密切配合了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鬥爭。為了向延安方面邀功，他曾請周恩來將「虎符」劇本帶給毛澤東一閱。毛澤東讀後自然欣喜異常，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他特地請董必武轉交一份電報給郭沫若，云：「收到『虎符』，全篇讀過，深為感動。你做了許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慶賀。」同日，他在給延安平劇院的楊紹堂、齊燕銘的信中，也極口稱讚：「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能得到毛澤東賞識，郭沫若感到無上光榮，便更自覺地為執行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而舞文弄墨。恰好時逢李自成起事三百週年，郭沫若看了手

頭少得可憐的幾份歷史資料，也來不及仔細考證和辨別真偽，就唯我所用地急急忙忙草就了史論「甲申三百年祭」，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在共產黨的喉舌重慶「新華日報」連載。該文敘述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自縊煤山這段歷史，一方面把朱明王朝覆滅而「為清朝所宰治」的原因，歸於「崇禎帝和牛金星所犯的過失最大」，認定他們是「民族的罪人」。明眼人不難看出，這是蓄意影射國府領導民衆艱苦抗戰的現實，正如當時「中央日報」在一篇題為「糾正一種思想」的社論中所指出的：郭沫若的文章是在「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對此絕不能「姑息」、「放鬆」。另一方面，「甲申三百年祭」還為李自成大唱讚歌，同時也為他沉痛地唱了輓歌，意在以其陷於失敗的慘痛歷史教訓，提請共產黨可資殷鑒。為此，當時有不少人指責郭沫若「為匪張目」，郭二點也不掩飾，他說：「我郭沫若就是要為『匪』張目嘛！」可見其撰述此文用心之所在。

郭沫若此舉深得毛澤東讚許，同年四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所作的「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特別說明「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他還叫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了郭沫若的這篇文章，並加編者按語，反駁「中央日報」的那篇社論。六月七日，他又指使中共中央宣傳部和軍委總政治部在印發此書時發出聯合通知，強調「甲申三百年祭」的所謂「重大意義」，「就是要我們全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同志，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與實

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的學習態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不久，林伯渠從延安來到重慶，把這些情況都告訴了郭沫若。八月下旬，郭又收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從延安派專人帶來的邊區印行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屈原」。他一面回味毛澤東的評語，一面摩挲用淡藍色馬蘭紙印的這兩本書，得意極了，當天晚上就給毛澤東、周恩來致函感謝，尤其對毛澤東，還說許多歌功頌德的話。

令郭沫若喜出望外的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給他親筆覆了信，說：「大示讀悉。獎飾過分，十分不敢當；但當努力學習，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後，成天在工作堆裏，沒有讀書鑽研機會，故對於你的成就，覺得羨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體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右前後』，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樣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戰爭應該是成熟了罷，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你的史論，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恩來同志到後，此間近情當已獲悉，茲不一一。我們大家

都想和你見面，不知有此機會否？」

## 大家都想和你見面

郭沫若接讀後，見信如見人，彷彿毛澤東就在他面前侃侃而談，彼此心有靈犀一點通。他也深感以洪秀全等人的天國春秋為題，好好寫一寫太平軍的經驗，說不定比「甲申三百年祭」還要轟動，這的確又是一個有益的嘗試，理當遵命，遺憾的是目下資料奇缺，雖曾一度想動筆，終因資料不足而未能如願。六十年代積累了一些資料，再度準備著手寫，由於種種原因又未能實現。為此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這對於他來說，實在是平生「一件最大的憾事」。

毛澤東在信中不是說「我們大家都想和你見面」嗎，但「不知有此機會否？」郭沫若從日本歸國以來，也一直渴望能夠奔赴延安與毛澤東見面。機會終於來了，而且不用他千里迢迢去延安。艱難時世，人們不是寄希望於國共兩黨和談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從延安乘坐軍用飛機來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郭沫若懷著興奮和激動的心情，偕同妻子于立羣前往機場歡迎，隨後又把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邀到自己家中來聚會，請周恩來闡述毛澤東此行的意義。

## 別有暖意在我心頭

九月三日，當郭沫若接到通知，說是下午毛澤東要到他的寓所和工作機關所在地天官府來看望各界人士，他更是受寵若驚。叫他感到萬分遺

憾的是，由於慶祝抗戰勝利大遊行的隊伍堵塞了交通，這次聚會的地點只好臨時改在毛澤東的住處紅岩村。在座的除了郭沫若夫婦之外，還有鄧初民、翦伯贊、周谷城、馮乃超等人。會上，毛澤東眉飛色舞，周谷城問他：「過去你寫過詩，現在還寫嗎？」他隨口答道：「近來沒有那樣的心情了。從前是白面書生，現在成了『土匪』了。」

一陣哄堂大笑過後，他接著說：「要說寫詩，應當問我們的郭老。」於是他轉過身來，拍拍坐在他左側的郭沫若，話題又轉到往年他在信中跟郭說過的話：「你寫的『反正前後』，就像寫我的生活一樣。當時我們所到的地方，所見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寫的一樣。」郭沫若微笑著，覺得別有一番暖意在心頭。他看到毛澤東用的是一隻舊懷錶，便於會後把自己手上的錶抹下來相贈，毛欣然接受，據說他生前一直戴著這隻錶。

這次國共談判，郭沫若雖沒有直接參加，但實際上他在輿論方面為共產黨做了不少工作，毛澤東對他的一些意見十分重視。九月九日毛澤東在紅岩村第二次接見各界人士時，大家曾談論郭沫若在文化界應當採取什麼態度，毛澤東當時就表示很同意郭的見解，認為對待國民黨態度應該強硬些，不要妥協合作，要有鬥爭。

誰說國府沒有誠意，連郭沫若也沒料到，談判終於有了圓滿結果，雙方同意結束以前的內爭，準備召開黨派會議來共商國是。十月八日晚，張治中以政治部長名義舉行陪都文化界招待會，

實為毛澤東餞行，郭沫若亦應邀出席。會上，毛澤東在簡短的致詞中強調「和為貴」，並假惺惺地高呼「蔣主席萬歲」。郭沫若隨即借此撰文，為毛澤東大吹大擂，侈談「為了中國的和平，為了中國的民主，中共的領袖們是盡了多麼大的誠意，冒了多麼大的危險，受了多麼大的委屈，忍了多麼大的犧牲」。他跟毛澤東一搭一檔，真可謂用心良苦！

### 正式投入共黨懷抱

在此後國內戰爭期及其詞作「豈等沛風？還殊易水，氣度雍容格調高」，「開生面，是堂堂大雅，謝絕妖嬈」；斥責某些人為「傳聲鸚鵡」、「皮相輕飄」，他們對共產黨的攻訐又「何足道！縱漫天迷霧，無損晴朝」這真把好話都說盡了。

次日上午，郭沫若往機場歡送毛澤東等人回延安。毛走後，到處有人傳抄他寫了一首詞寄「沁園春」的「詠雪」詞，一些報紙亦予揭載，褒貶之詞兼而有之。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形象，郭沫若覺得義不容辭，因而也用毛澤東原韻填詞兩闕，稱頌毛氏，郭沫若一直遵照毛澤東等人的旨意，隱匿了共產黨員身分，假裝無黨派人士，為中共做廣泛的統戰工作。他由重慶飛往上海，又由上海奔赴香港，準備籠絡一批文化界人士為中共效勞。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中央蠱惑人心地發佈了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引誘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跟他們一起迅速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所謂「民主聯

合政府」。郭沫若即與李濟琛、何香凝、蔡廷鍇、譚平山等人致電毛澤東，表示堅決擁護共產黨號召，聲稱當前籌備所謂「新政協」完全「符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由於交通阻隔，遲至八月初毛澤東才接到電報，即覆電郭沫若等人，徵詢所謂「新政協」召開「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範圍及會議討論的問題」。郭沫若自然熱烈響應，不遺餘力地向毛澤東獻計獻策。在這關鍵時刻，他在「華商報」編輯部舉行的「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座談會上，竟禁不住向毛澤東等人表起忠心來，說什麼：「舉凡對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為中共所不能說，不便說，不好說的就由我們說出來」；甚至他還公開表示「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給我一頂紅帽子。做尾巴，戴紅帽子我倒覺得非常光榮」。這就是說，他心甘情願地充當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馴服工具，無論要他做什麼都有所不辭。

不久，中共中央即邀請民主人士前往他們佔領的北方地區共商所謂「開國大業」。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郭沫若心懷鬼胎地化名「丁汝常」，與馬絳倫、翦伯贊等乘中華輪離開香港北上，十二月六日抵達瀋陽。

一九四九年元旦，中共東北地區黨、政、軍領導為郭沫若一行舉行盛大的歡迎會，郭在會上放聲朗誦「我來彷彿歸故鄉，此日中行亦似狂」，抒發他正式投入共黨懷抱的狂喜心情，並表示今後要「以毛澤東主席的意見為意見」，死心塌地的做定了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應聲蟲。

## 紅朝權貴侍臣生活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月間平津相繼淪陷，北平宣告所謂「和平解放」，郭沫若欣喜若狂，即與李濟琛、譚平山等人聯名致電毛澤東和朱德，報告：「同人等已先後進入解放區，迭奉捷音，不勝振奮。竊願竭力追隨，加緊團結，為中國之建設奮鬥到底。」顯然，這是在迫不及待地俯首稱臣求職，一心只盼黃袍加身了。老謀深算的毛澤東和朱德，自然明白他們此時此地的心態，即覆電加以慰勉，感謝他們「一致奮起，相與協力」，對他們的來到敬表歡迎。

就在這一年的二月二十五日，郭沫若等人從瀋陽乘火車到達北平。次日，往中南海懷仁堂參加中共北平市委和市府為他們舉行的歡迎大會，郭沫若登台講話，涕泗交流地說：「毛主席所領導的大民武力，使中國人民翻了身，使我郭沫若也翻了一個身，我真是感謝不盡。」並表示要把自己全部力量、精神和生命「無條件的拿出來」，為建設「新中國」而「鞠躬盡瘁」，真是奴才嘴臉畢現。

一個月後，中共中央和部隊主要負責人飛抵北平，郭沫若與沖沖前往西苑機場迎接，與毛澤東熱烈握手時，毛不免誇獎了他一番，說他瘦了，但精神卻特別好。不一會，即隨同毛澤東等人閱兵。當夜，毛澤東在郊外設宴招待郭沫若等人，席間，郭對毛所述「決不停戰，亦決不輕易渡江」的話大加吹捧，認為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決策」。自此，郭沫若算是正式進宮，直接在中

共中央和毛澤東身邊工作，開始了侍臣的生涯。不說別的，且看他如何受毛澤東差遣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他一會兒往香山毛澤東住所，參加第一次預備會；一會兒又去中南海勤政殿，參加第二次預備會。六月中旬召開「新政協」籌備會，郭沫若由毛澤東指定為無黨派小組的召集人，在大會上聽取了毛的報告後，即代表無黨派人士講話，對之表示完全擁護。會議閉幕時，他被選為（實際由毛等圈定）「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至於此後他被任命的一系列重要職務，因係眾所週知，茲不贅述。

大陸易幟後，郭沫若成了紅朝權貴，其實一切主意都由毛澤東拿定，他只要不折不扣地執行就是了。一切隨毛澤東亦步亦趨，這對郭沫若說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絕不成問題。令他感到為難的是，有些事無法預先知道毛澤東的意圖，以致常出現一些複雜的情況，弄得他尷尬萬分。譬如，郭沫若對在清朝行乞與義學的武訓非常敬佩，一九五〇年八月他曾應章士釗之約，為「武訓畫傳」題簽書名的同時又題了詞，說：「在吮吸別人的血養肥自己的舊社會裏面，武訓的出現是一個奇蹟。他以貧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著乞討，歛金興學，捨己為人，是很難得的。」當時他自認為這樣來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毛澤東絕不會反對。可是事隔不到一年，即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毛澤東卻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他親自為該報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把武訓批判得體無完膚。郭沫若大為震驚，馬上寫了一篇「聯

繫著『武訓傳』批判的自我檢討」，刊於六月一日「人民日報」，檢查自己稱頌武訓和給「武訓畫傳」題詞的所謂「錯誤」。不久，在江青等人搞的「武訓歷史調查記」發表之後，他又對自己的附和著歌頌武訓的行為，重新作了一次檢討，居然充分肯定這份歪曲歷史真相的「調查記」，說它「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亂上是有很大的貢獻的」。結果他雖然算是跟上了「形勢」，然而殊不知，他自己對武訓前後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见，在製造「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亂上」會有多麼惡劣的影響！

接著，毛澤東在一九五四年十月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人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表揚「小人物」具有所謂「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戰鬥精神」，而批評一些「大人物的」在「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話的份量可輕，郭沫若也算是文藝界的「大人物」了，儘管毛澤東批評的並不是他，但他讀了心中總有點不是滋味。在這以後，全國很快就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批判運動。郭沫若再一次奮力在思想上跟上毛澤東的步子，真有點像後來林彪所鼓吹的「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他在全國文聯主席團、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作了題為「三點建議」的發言，首先檢討了錯誤：「我們懈怠了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放任了並助長了這種錯誤思想，甚至還成為這種錯誤思想的俘虜。」然後表示要堅決展開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加緊扶植新生力量。結果

他成了這次思想大清洗的功臣。

##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出於同樣的思想動機，當郭沫若看到毛澤東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所寫的批語之後，又趕緊在全國文聯、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表態說：「胡風集團已不僅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而且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因而堅決要求「把他作為反革命份子來依法處理」。在他看來，重要的是這個調子總算與毛澤東合了拍，至於不合實際那又是一回事，管他呢！

一九五七年的五、六月間，天氣乍陰乍晴。郭沫若懷著無限興奮的心情一次次發表談話，大談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重要性，並說：「由於政策執行上有了偏差，發生了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的傾向，影響了科學和文藝的發展。因此，我認為有必要由黨來闡明正確的方針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顧慮；這樣來促進科學和文藝的發展。」為此他表示要認真聽取羣衆對整黨的意見，並一再強調「言者無罪」、「知無不言」；作為科學院院長的他，還在中科院舉行的第三次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座談會上明確表示，今後要經常跟大家採取談心的方式，把彼此間的「牆」拆掉。但當他看到了毛澤東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他便也趕快「起變化」，隨即翻過臉來，在六月二十七日對「光明日報」的記者談話中表明：首先是工農羣衆，其次是廣大知識分子，已經識破了「右派分子」的面目，正對他們的「猖狂向黨進攻」進行堅決的回擊。接

著在回答言者無罪還是有罪的問題時，他「一反」日前的「常態」，竟說什麼「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還是有罪的」於是原先被他動員而在整黨會上發了言的人，有的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這時候，他理所當然地成了「反右」積極分子，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向子虛烏有的「資產階級右派」發起猛烈的「反擊」。

## 自喻是隻向陽雄雞

經過歷次運動的「考驗」，郭沫若愈來愈覺得自己個人的言行必須隨時地跟著毛澤東轉向，這樣不管在什麼樣的大風大浪中都最保險。這裏最重要的是，要及時把握毛澤東的意念，才能使自己化被動為主動。他真的學乖了，特別在察言觀色上下功夫。於是毛澤東一開口，他就東看西嗅，以揣摩其心意，一旦吃準了，立即搶在前面貫徹執行。當他讀到了毛澤東新發表的詞「浪淘沙·北戴河」，見下闕寫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换了人間。」仔細一揣摩，毛稱曹操為「魏武」，即「太祖武皇帝」，豈不是視其為正統？又，曹操詩「觀滄海」有句云：「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毛詞居然連連採用了兩句，且以「今又是」表明自己與曹當年所見相同，只是「换了人間」罷了，這不是自喻曹操嗎？對，為曹操翻案，準沒錯！於是郭沫若趕緊發難，先炮製論文「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由蔡文姬的被贖歸漢談到曹操的偉大，擯響了為曹操翻案的定音鼓；緊接著又拋出歷史

劇「蔡文姬」，劇中居然無視歷史事實，簡直把曹操捧上了天。

為曹操翻案，實際上也是歌頌毛澤東。不過，間接歌頌還不如直接歌頌，而直接歌頌又要與衆不同，於是郭沫若來個登峯造極：人家唱「毛澤東，像太陽，照到那裏哪裏亮」；他卻高歌「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這就是說毛澤東不是「像」太陽，而實實在在地就「是」太陽。更妙的是，他還把自己的「一個論文集子取名為「雄雞集」，其寓意在於：把自己比喻為一隻「雄雞」，總是高昂著頭，由於形成了條件反射，只要一見到「太陽」，牠馬上就引頸鳴叫，一遍又一遍地為它唱讚歌。郭沫若的這幅自我畫像，倒逼真得可以！

## 文革時期驚弓之鳥

時至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間，毛澤東頻頻發表關於文學藝術問題的批示，一會兒聳人聽聞地說什麼「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會兒又暗藏殺機地說什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非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身為全國文聯主席的郭沫若，在這種情況下說什麼才好呢？乾脆不說為妙。不過也不能不考慮，向來是「黨喇叭」的他突然悶聲不響，恐怕會引起誤會，於是他便借毛澤東詩詞大做文章每，

有毛澤東詩詞發表，他都要撰文加以詮釋和讚美，一篇接一篇，這是他緊跟毛澤東的又一方式，儘管也有解釋錯了的時候，但毛澤東絕不會懷疑他的耿耿忠心。

待到「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捲而來，沒想到郭沫若這麼個「黨喇叭」和「歌德派」居然一時也會成爲驚弓之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在大代會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根據毛澤東指示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報告，立刻發言作了自我檢討，說這個報告對他「有切膚之痛」，「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沒有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所以，階級觀點有時很模糊。」

這一看自有他的妙用，既表明了他對即將掀起的風暴所持的積極態度，又以主動暗暗地保護了自己。果然，毛澤東多次檢閱「文化大革命」的所謂「大軍」時，後面跟的車子上從沒有少掉郭沫若這位領導。雖然北京大學曾一度開關專室張貼「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然而由於毛澤東親自下令要加以保護，誰也沒有敢動過他一根毫毛。

## 娘娘反覆防不勝防

郭沫若密切注視著時局的發展。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竟刪去了其中的「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這句話，顯然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郭沫若

爲此不能不膽寒。

怎麼辦？必須進一步表白自己緊跟毛澤東的決心。恰好他正在主持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十五週年討論會，他便在六月五日的閉幕式上以「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爲題致閉幕詞，最後還向江青獻詩，說「請允許我把我的粗糙的詩朗誦出來，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接著便肉麻地朗誦起來：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  
這哪裏像詩？全都是一句句赤裸裸爲野心家歌功頌德的口號，只有郭沫若才寫得出手、喊得出口。

「皇天」終於不負有心人，郭沫若因此又得救了，這之後自然也沒有受到什麼大的衝擊。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林彪事件發生後，連着開展的「批林整風」、「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鬥爭，弄得郭沫若撲朔迷離，他擔心鬥爭的鋒芒會傷害到自己，因爲他也歌頌過孔子和儒家，於是又祭起毛澤東的旗幟，趕忙寫了一首「呈毛主席」的七律，云：

「讀書卅載探龍穴，雲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醫俗骨，難排蠱毒困窮隅。  
豈有檇棟悲繩墨，願竭駑駘效策駝。」

「猶幸春雷驚天地，寸心初覺祝歸趨。」詩中把毛澤東思想比作「神方」，可惜「俗骨」難醫辜負了領袖的教導，而今身上的「蠱毒」並未排清，但他這匹「駑駘」仍願爲毛澤東「效策駝」。

「萬歲爺」心中有數，他對郭沫若已決定一保到底，可是「娘娘」往往反覆無常，這叫郭沫若防不勝防。一九七三年江青等人竄到北京大學，祕密組織大批判班子，把郭沫若的著作摘錄印發下去，準備對他發動公開批判，是毛澤東發現後及時制止了，並下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娘娘」雖囂張一時，但「萬歲爺」的話還不敢不聽。一九七四年元月二日凌晨，江青又突然通過國務院祕書處給各部委下達緊急通知，傳令各機關人員立即到北京體育館參加萬人大會。郭沫若亦到會了。當江青在台上聲嘶力竭地叫喊：「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批林批孔運動搞下去，這是當前我黨、我軍、我國的頭等大事。」他真有點坐立不安，以爲江青接下去會點名批判他，便哭喪著臉搶先自我批評：「我長期以來鼓吹孔老二，犯了嚴重錯誤……」未等他講完，江青立刻打斷他的話，說：「你不要講了，主席說過，郭老的功大於過，自己能認識錯誤就好。」他擦了擦頭上的汗，尷尬地笑了笑，對江青千分感激，對毛澤東更是萬分感激。

## 靈魂中毒無藥可救

郭沫若可謂一輩子對毛澤東盲從，毛的一句话甚至會讓他背上二三十年包袱。一九七六年九

月九日毛澤東去世，他悲痛極了，在這樣的時候，他又想到了一九四四年毛在信中建議他寫太平軍這篇文章的事，然而至今未能繳稿，他感到太對不起毛，幾乎要捶胸頓足。一九七八年四五月間，他重病臥床不起，在發高燒的朦朧中，居然向守在身旁的孩子們索取毛澤東詩詞，想放聲朗

讀，以支撐自己。直到彌留之際，他還用盡全身力氣囑咐妻子于立羣：「要相信黨。要相信真正的黨。」即要相信毛澤東親手締造的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毒害他的靈魂已經到了如此地步，就像病魔死死纏住他的殘軀一樣，實在無法可救了。

想當初，郭沫若原是個蠻有個性的人，可是自從加入共產黨，緊跟毛澤東，便逐漸腐蝕了他的靈魂，他就像中了魔似的，完全變成了毛澤東的傳聲筒和吹鼓手。這是郭沫若一生中最大的悲哀，也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不小的悲劇。（轉載紐約世界日報，小標為編者所加）

### 歡迎多加利用國際快捷郵件

一、優點：國際快捷郵件是一種特別加速處理的郵件，可在預定時限內送達收件人，速度比一般航空郵件更快。以距離最近的香港為例，由我國寄出，第二天即可投遞。又如較遠的瑞典，在第四或第五天亦可送達收件人，既快速又可靠，歡迎工商界利用。

二、通達地區：美國、日本、香港、澳門、韓國、英國、愛爾蘭、加拿大、西德、法國、奧地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丹麥、挪威、芬蘭、瑞典、瑞士、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土耳其、希臘、塞普勒斯、哥倫比亞、巴拿馬、厄瓜多、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哥斯大黎加、墨西哥、烏拉圭、巴拉圭、巴貝多、巴西、智利、阿根廷、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吉布地、多哥、貝南、迦納、獅子山、象牙海岸、埃及、以色列、奈及利亞、馬利、塞內加爾、肯亞、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達、阿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約旦、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汶萊、索羅門羣島、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斯、莫三鼻克。

三、可寄物品：快捷郵件服務範圍廣及資料傳遞、商情溝通、帳表彙集、契據交換等。因此舉凡商業文件、貨樣、商品、電算機資料及其他文件資料等，一般均在交寄範圍內，詳情請向有關郵局洽詢。

四、資費：寄香港、澳門快捷郵件初重二五〇公克僅收新台幣一百八十元。其餘按路程遠近，每件初重五〇〇公克收費自三四〇元至四六〇元不等。續重以後，降低收費。

五、收寄郵局：各大郵局及工商業發達地區之支局均可辦理。

六、詢問服務免費電話：台北（〇〇八〇）二三一〇〇七五 台中（〇〇八〇）四二二二二 高雄（〇〇八〇）七一三三五  
 （〇〇八一）二三一〇〇〇〇 台南（〇〇八一）四三五五一 高雄（〇〇八一）七一三三五